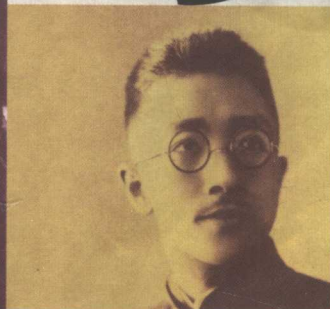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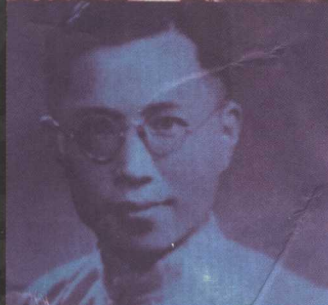




寻



访



林



韩石山 著



徽



因

寻访林徽因



韩石山 著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访林徽因/韩石山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 重印

ISBN 7-02-003485-3

I. 寻… II. 韩…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0861 号

责任编辑:岳洪治 责任校对:岳洪治
装帧设计:翁涌 责任印制:李博

寻 访 林 徽 因

Xunfang Linhuiyin

韩石山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0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 - 8000

ISBN 7-02-003485-3/1 · 2649

定价 16.80 元

目 录

自 序	1
-----------	---

第一辑 文事探幽

八宝箱之谜	3
此中果有文章	
——再谈八宝箱之谜	14
徐志摩学历的疑点	20
张幼仪与徐志摩情感揭秘	28
徐志摩陆小曼交好是在哪一夜	33
林情徐爱有多深	43
胡适与陆小曼的私情	55
《府中日记》谜案	61
《雷雨》是巴金发现的吗	67
他是怎样离开文坛的	74
陈西滢的另一面	85
“闲话事件”的背后	88

梁宗岱的自负	93
千里劳军此一行	
——郁达夫在台儿庄前线	97
萧红在山西行踪考	111
寻访林徽因	115

第二辑 文坛论战

周作人与《情波记》风波	125
由感叹号到伏字的论战	142
梁实秋与“新某生体”之辩	160
看戏看出的麻烦	
——徐志摩、陈西滢与新剧界的一场纷争	
.....	177
“废弃新圈点”之争	198
“算学与诗人”风波	206
高长虹与鲁迅的反目	214
营救周作人	228
芦焚与芦焚先生们	232
《和平颂》引发的不和平	236
李健吾与曹禺的一场论争	251

第三辑 文人情怀

文人的信笺	262
舒新城的气派	265
徐志摩与吴宓	268

叶公超与徐志摩	276
饶孟侃与朱湘情谊考	288
胡适的贺喜诗	301
胡适与吴健雄	303
也谈张爱玲与胡适	307
徐志摩的拜年片	310
徐志摩家的猫	314
也谈鲁迅的买书	318
刘西渭的遗憾	321
唱和与驳难	324

自序

一个作家做学问，总让人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就像一只毛躁躁的猴子，怎么会拿起绣花针绣花呢。

这是当代作家的不幸，也是当代学者的悲哀。似乎作家只会写小说散文做不得学问，而学者呢，则以不写小说散文为自己专心治学的标志。写作不过是一种技能，非作家的专利，学者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代不乏人。道理是这样，我仍不敢说自己就是一个会做学问的。

敢说的只有一条，我原是学历史的，对考证，对学问，一直有不浅的兴趣。

至于做学问的方法，不管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还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些名言对我不是没有启发，最让我怦然心动的，还是多年前看《郑天挺学记》时记住的一个小故事。说是一个美国人研究明末农民起义，觉得问题太大，把握不了，决定选择河南一个地区来研究，但还感到题目大，为好驾驭，就又缩小范围，研究这个时期的河南人物，然而又觉着人物众多，于是只研究李岩一个人。

这个小故事可咂摸处不止一端，有由博返约的意思，也有怎样确定选题，往深里挖掘的意思。对我还有一个启发就是，这么大年纪了，不能铺的太大，铺的大了终将一事无成。得选择一个人或一件事作为专题深入下去，很快见出成果，再扩大范围，涉猎其他与之相关的人物或事件。

第一个选的是李健吾，这个现代文学史上失意的天才，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写了部《李健吾传》。接下来是写《徐志摩传》。从一九九六年冬天开始收集资料，直到今年夏天才写完。

这期间，不是写《徐志摩传》期间，可说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只要搜集到足够的资料，就写成文章，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锻炼。所谓的搜集，有时不过是无意间看到，用专业术语一说就有点做作了。平日看书多，这里那里无意间常会碰上。兴之所至，也写点别的什么。

还有一个禁忌，是我给自己定下的，就是把时间定在二三十年代，不超过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局势大变，掺入的政治纠纷多了，研究的兴趣就淡了。

这里收集的文章，大都是这样写成的。在史料的发掘与辩证上，自认为还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至于文章本身，就不好意思说怎样的好了。

书名《寻访林徽因》，取自书中一篇文章的题名。当然不是随手取的。既标示我对这位一代才女的敬仰，同时林徽因这个名字也是一个符号，标示着现代文学对我的魅力且一直要寻访下去。

二〇〇〇年九月四日于潺湲室

第一辑 文事探幽

八宝箱之谜

托付给一个女人的重任

一九二五年三月，徐志摩去欧洲找泰戈尔前，来到凌叔华家，将一只小提箱托凌保管，半开玩笑地说：你得给我写一传，若是不能回来的话（他说是意外），这箱里倒有你所需的证件（日记文稿等）。

这个小箱子，徐志摩称之为八宝箱或文字因缘箱。凌叔华、陆小曼也都这么说。

四个月后，徐志摩平安归来，未将小提箱取走。

第二年十月，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结婚，赴硖石故里省亲后，定居上海，亦未将小提箱取回。直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徐志摩乘飞机遇难，这个小提箱一直在凌叔华处。

说“一直”，是统指。实则，中间曾一度拿走。凌叔华致胡适的信上曾说：“后来我去武昌前交与（卞）之琳，才物归原主……”

今年夏天(沈)从文答应给他写小说,所以把他天堂地狱的‘案件’带来与他看。”

凌叔华去武汉大学任教在一九二九年。“今年夏天”系指一九三一年夏天。也就是说,有两年的时间,八宝箱不在凌叔华处。此中又有蹊跷。凌说将小提箱交给卞之琳,转交徐志摩,然而,卞不承认有这回事。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上,卞说:“凌叔华致胡适信,说曾把‘文字因缘箱’交与我,是她记错了,我从未闻此事,不知道她究竟交给了谁。”

该信谁呢?凌给胡适的信写于徐志摩遇难后不久,卞给友人的信写于五十多年后的一九八三年。不必争究谁是谁非,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小提箱后来又回到了凌处。对此,凌叔华从不否认。这就行了。

至于内装何物,又为何不取走,凌叔华当年致胡适的信上说:“因为箱内有东西不宜小曼看的”。具体说,除部分文稿外,主要是徐志摩的两三册英文日记,还有陆小曼的两册日记。陆的日记上,牵涉是非不少,尤以骂林徽因为多,自然不能交林保管。而徐的日记上,记的又是当年跟林徽因的恋情,自然不便让新婚夫人看到。

何不销毁?凌叔华的解释是,“这是志摩爱惜羽毛,恐防文字遭劫,且不愿世上添了憎恶嫉妒的苦衷吧”。

徐志摩是个自视甚高的人。他要留作写传的资料。赴欧前对凌叔华说的那句话,还可说半开玩笑,遇难的那年夏天,他真的行动了。沈从文答应给他写小说体的传记,他带沈来凌家看过这批资料,并将前因后果讲给沈听。

为何要交给凌叔华保管呢,这就牵涉到两人之间特殊的关

系了。

凌叔华，原名凌瑞棠，一九〇四年出生于北京一个书画世家。一九二二年考入燕京大学外文系，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作品，成为一个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以《现代评论》编辑、北大教授陈源之介，与徐志摩结识。

若仅仅是这种平淡的关系，徐志摩是不会将这样宝贵的东西托凌保存的。两人之间的关系，当时已有物议。从后来留存下来的一些文字记载中，也能寻出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徐志摩去世数年后，凌叔华在武汉编《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时，刊出了几封徐志摩当初给她的信，内中就有这样的话——

准有好几天不和你神谈了，我那拉拉扯扯半疯半梦半夜里袅笔头的话，清醒时自己想起来都有点害臊，我真怕厌烦了你，同时又私冀你不至十分的厌烦，×，告诉我，究竟厌烦了没有？平常人听了疯话是要“半掩耳朵半关门”的，但我相信倒是疯话里有“性情之真”。

文中的×，为凌叔华发表时所改，原文想来是凌名字中的一个字，可说是徐对凌的昵称。一对彼此可用昵称通信的青年男女，该是怎样一种亲密的关系，外人是很难想象的。再如，徐志摩遇难后十数日，凌叔华所写的那篇悼文，《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其情感之真挚，直可与四周年时林徽因写的那篇《纪念志摩四周年》比并。

对此事，凌叔华晚年在一篇文章中曾作过解释。“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志摩等既已抬举我的文艺成就甚高”。至少后一个理由，是不能令人折服的，

无论如何,总不能说陈西滢的文学造诣比徐志摩高吧。

说了这么多,只想强调一点,凌叔华是徐志摩可以信赖的一位女友,于是便将那个八宝箱托付给她了。

关系到一个女人的名声

徐志摩去世后,这个八宝箱成了许多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里面的徐志摩日记。

最想得到的有两个人,一是徐的妻子陆小曼,一是他当年的恋人林徽因。相比之下,林的心情更迫切些。陆要得到,不过是为了搜罗丈夫的遗著,以便编辑徐志摩的日记集。而这些日记若公之于众,必然会影响到林的名声。

林徽因志在必得。

林徽因,原名徽音,后来改为徽因,福建闽侯人,一九〇四年出生。天生丽质,聪慧过人,有中国第一才女之誉。一九一九年随父赴英国,一九二〇年徐志摩由美抵英后,两人相识遂相恋。陈从周在《徐志摩年谱》一九二二年志摩离婚条下特加案语说:“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他对于徽因倾倒之极,即此可见。而宗孟曾说: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志摩就转舵追求陆小曼,非初衷也。”这是对徐林恋情关系的最早记载。

后来其父将女儿许配给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林梁相恋期间,徐志摩仍穷追不舍。当时梁启超任松坡图书馆馆长,该馆分两部,一部在北海公园内,二部在石虎胡同七号。星期天照例不

开馆,梁思成因特殊关系,自备钥匙可自由出入,常邀林徽因去北海公园的一部里谈天。据梁思成后来对梁实秋说,徐志摩亦时常至图书馆找林徽因,梁思成不耐骚扰,遂于门上贴一纸条,大书:Lovers want to be lefe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志摩只得快快而去。

林徽因也难忘旧情。一九二四年春天,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与林徽因都参与接待工作,时常见面,又引发了旧情。五月二十日夜,当泰戈尔一行启程赴山西时,徐志摩陪同前往,胡适、林徽因等人送行,就在火车将要开动前,徐志摩仍在匆匆地给林徽因写信,未及完篇,火车已启动,他奔向车尾,要将这封信递给林,多亏了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机警,将徐的信夺下。信中有这样的话:“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见大前天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著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于此可知,林与徐在五月十七日晚上有一场互诉衷肠的谈话。

与梁思成结婚后,林徽因仍与徐志摩保持着一种亲密的朋友关系。

徐志摩活着,即便知道他的日记里有彼此恋情的记载,林徽因也不会有什么提防:爱她既深且切的徐志摩,不会作出对不起她的事。如今徐志摩去世了,这些日记又保存在另一位女人手里,林徽因就不能不忧心如焚了。

林徽因是何等聪明的女子,她知道,由她本人出面,向凌叔华索要这两册日记,对方是不会交出的。她搬来了一个大人物,这便是他们这些人的老大哥,也是盟主的胡适。

当时凌叔华正在北京度假,胡适让凌交出八宝箱的具体情

节,如今已不可考究。能看到的,仅是凌、胡之间来住的信件,还有凌事后的追述。

交信的情形,凌叔华一九八三年五月七日致陈从周的信中
说——

至于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把志摩箱子交出,他说要为志摩整理出书纪念。我因想到箱内有小曼私人日记二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记二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志摩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小曼日记内(二本)也常记一些事事非非,且对人名也不包含,想到这一点,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把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陆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

从后来胡适的信中看出,凌叔华并不是这样一整箱都送过去的,她将徐志摩与林徽因相恋时的那部分日记,也即是不便让陆小曼看,也不便让外人看的英文日记,单独给林徽因。然而,并未全送,仅送去半册。林徽因当然不依,将这一情况告诉胡适,于是便有了胡适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给凌叔华的信

昨始知你送给徽音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那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的材料了。

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的秘宝,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的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

在紧接其下的第四条里，胡适为凌叔华陈明利害，多少带点威胁口吻说，“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和孟和夫妇也皆知道，徽音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意思是我已给你记录在案了，你一日不将这两册日记交出，我一日不会给你销案的。胡适毕竟是胡适，为他人着想，是他一贯的作风，接下来编了一个小情节，说，昨天有人就此事问他，意谓凌可将八宝箱里的东西全部交出，他对来人说，“叔华送来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记都在里面，我还没有打开看。”

昨天我已替你瞒过人了，往后不能再瞒了。“所以我今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的材料。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失散，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任谁都得承认，胡适真是个好大哥，对凌叔华考虑的很仔细，很体贴。

末后说：“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

事已至此，凌叔华只好将那两册英文日记交来人带去。

胡适自然将这两册英文日记转交给了林徽因。这一结果，可从赵家璧《徐志摩和〈志摩全集〉》一文得知，赵说：“据陈从周说，后由林徽因保管。”

不光是这两册徐志摩的英文日记，几乎全部八宝箱里的东西，都交给林徽因了，包括陆小曼的日记。至于让人全部打印，将一份最全的副本交凌叔华的话，不过是一句诳话。

不久，凌叔华便发觉上了当，当即给胡适写信，表示自己的

失望与愧疚(对不起徐志摩)。信中说:“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入徽音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骂徽音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然而,“木已成舟,也就不必说了。”(此信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排在胡信之前,我以为有误,待考。)

伤透了一个女人的痴情

可怜的是陆小曼,一直到多少年后,都在苦苦地期待着,以为丈夫生前的男女朋友,都会把他们保存的书信或日记交给她,让她编成丈夫的文集,尽了这份未亡人的痴情。

陆小曼,名眉,江苏武进人,一九〇三年生于上海,少年时随父母到北京,研习书画,多才多艺,十几岁便成为北京交际场中的名媛。一九二〇年与王赓结婚,王长陆七岁,美国西点军校毕业,与艾森豪威尔同班。王与徐志摩为好友,难以分身时,常让徐陪陆跳舞游玩,二人遂堕入爱河。一九二五年与王离异,转年与徐成婚。

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立即着手搜集出版丈夫的遗文,第二年便编成诗集《云游》,由新月书店出版;一九三六年又编成日记书信集《爱眉小札》,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抗战爆发前,与赵家璧编成《志摩全集》八卷,未及出版;一九四七年,又勉强出版了《志摩日记》。她一直都想得到的,不是自己的两册日记,而是先存在凌叔华处,后来又转到林徽因手里的,徐志摩的那两册英文日记。

凌叔华将八宝箱交给胡适后,就知道那两册英文日记难见

天日了，不过，她以为陆小曼的两册日记，胡适还是会给陆的。孰料事出意外，她也无能为力。未能保存好八宝箱，又未能写出传记，她愧对徐志摩；来日方长，总得有所依恃，更不愿得罪胡大哥。跋前踖后，进退失据，真是难为了这个心里透亮的女才子。然而，毕竟是世俗中人，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屈服了胡适的旨意。后来甚至主动将徐志摩的一份遗稿交给胡适，而不是交给更为可靠的陆小曼。

晚年，凌叔华从海外致陈从周的信上说：“但胡不听我的话！竟未交出全部。小曼只收回她的二部日记（她未同志摩结婚前的日记，已印出来了！但许多人还以为另有日记）。”

在《徐志摩和〈志摩全集〉》一文中，赵家璧在引用了上面的话后，接下来说：根据这一线索，印在《爱眉小札》后面，由陆小曼亲手交他发表的日记（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至七月十一日），应当就是凌叔华那里交给胡适，而又由胡适交给陆小曼的。但这也仅一部，而且据赵家璧记忆，小曼从未对他说过，这部日记是志摩死后由北平友人交来的。

确实不是由北平友人交来的。在《爱眉小札》序里，陆小曼说了这两本日记的来由：“说也奇怪，这两本日记本来是随时随刻他都带在身旁的，每次出门，都是先把它们放在小提包里带走了，惟有这一次他匆促间把它忘掉了。看起来不该消灭的东西，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冥冥中也自有人在支配着。”

让人不解的是，徐志摩刚去世就着手编辑其遗文集，并草拟《遗著目略》的胡适，后来一反常态，对此事甚是冷淡。赵家璧在他的文章中，说过这样一件事——

一九三五年六月到北平，曾去米粮库胡同四号拜见他。